

长篇影视小说



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河

韩天航 著

继《热血兵团》和《戈壁母亲》后
又一部反映新疆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大美新疆的
感人而颇具特色的长篇影视小说

一个村庄 一座城市 多个民族 一个主题:人性的光辉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长篇影视小说



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河

韩天航 著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 韩天航著. —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6.4 (2016.10 重印)
ISBN 978-7-5515-8114-1

I. ①父…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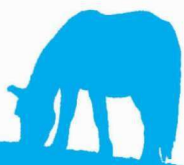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0959 号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韩天航 著

出版人	徐江	网 址	http://www.qingshao.net
策 划	金锐	邮政编码	830012
封面题字	徐江	电 话	0991-7833969(编辑部)
责任编辑	金锐 刘锋	法律顾问	钟麟 13201203567
书籍设计	吾荣娜	开 本	787mm×1092mm 16开
出 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发 行	新疆新华书店	印 次	2016年10月第2次印刷
社 址	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29号	印 张	26.5
制 作	非凡印艺图文工作室	书 号	ISBN 978-7-5515-8114-1
印 刷	乌鲁木齐昊坤彩印有限公司	定 价	43.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问题可随时同印厂退换。

一个村庄 一座城市 多个民族 一个主题:人性的光辉



前 言

新疆新闻出版东风工程(以下简称“东风工程”)是由国家和自治区统一规划、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具体组织实施的一项重要的德政工程和民生工程。继续实施“东风工程”,是中央新时期新疆工作总体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主要任务是加强出版能力建设,以各类出版物为载体,向全疆各族群众宣传先进思想、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现代文化,建设巩固基层思想文化阵地、满足各族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科学文化素养的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

免费赠阅出版物是“东风工程”的重要项目之一。项目充分尊重新疆各族人民的意愿,紧扣新疆农牧区及城市社区实际,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六种语言文字,组织出版并向基层赠送政经、科技、生活、文化、少儿及其他等六大类别出版物。在内容上,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各族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为主线,以弘扬“爱国爱疆、团结奉献、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新疆精神为目标,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宗旨,以各族群众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为原则,力求通俗易懂,图文声画并茂,突出科学性、实用

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努力用新技术、新理念、新知识启迪和拓展各族群众的新思想、新境界、新视野,让新疆各族群众真正共享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新成果。

我们期望通过“东风工程”出版物免费赠阅项目的实施,不断扩大各类赠阅出版物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更好地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推动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新疆新闻出版东风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一章

新疆辽阔的科克兰木大草原,奔流不息的齐纳尔河畔,连绵起伏的群山下面有一座村庄叫托克里克村。

草原上万马奔腾。泰米尔与沙英赶着马群。泰米尔,二十几岁,健壮英俊,显得聪慧而耿直。沙英,五十岁左右,络腮胡子,一双小眼睛透出豪爽,但又不失机敏。

马群从唐娅琳身边闪过。

唐娅琳比泰米尔小两岁,很漂亮。她看到泰米尔与沙英,高兴地向他们挥挥手。

在马群的后面。

泰米尔问沙英:“阿爸,那是谁?”

沙英说:“娜仁花的女儿唐娅琳呀?”

泰米尔说:“她不是跟她阿爸回海纳尔市了么?”

沙英说:“她阿爸死了,娜仁花她们就又回到草原上来了。”

泰米尔说:“唐局长去世了?!”

沙英说:“坏人长寿不了。”

泰米尔说:“阿爸,您不能记人家一辈子的仇呀。”

在托克里克村里。村委会办公室。

十几年前。

窗外大雪纷飞。

沙英冲着村委会主任热合曼与村主任助理唐继亮喊：“我就是养了自留羊了，怎么啦？以前每家都有自留羊，为啥现在不让养？因为穷，老婆闹着要带着孩子离开我呢！”

热合曼无奈地欲言又止。

唐继亮抢着说：“为了彻底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所以自留羊一只也不能养，这是原则。”

沙英说：“可老婆要是带着孩子离开我，我就来找热合曼主任和你这个城市来的主任助理唐继亮。”

沙英回到自己的毡房。

沙英的老婆，一个二十八岁漂亮的汉族与俄罗斯族的混血女人，叫图娜，领着五岁的男孩巴根，气冲冲地从毡房出来。沙英紧追出来说：“图娜，你别走。”

图娜哀怨道：“羊不让你放了，自留羊也收走了，让你去军马场放马去，我和孩子还能指望你什么？跟着你喝西北风啊！”

沙英的母亲热依汗也走了出来，气愤地说：“她要走，让她带着孩子走，心野的骆驼拴不住！”

图娜停住脚步，对沙英说：“别送了，就到这儿吧！”

沙英说：“好吧，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但我讲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等你。”

图娜说：“你就死了这心吧。好马不吃回头草，好女不嫁回头郎。你见过河水倒流吗？”

沙英看着巴根，摸着他的头，看看他耳朵下的一颗红痣：“巴根，希望你走后，别忘了我这个阿爸。”

巴根鞠了一躬说：“阿爸，我要走了。”

沙英目送着他们在漫天大雪铺盖的大地上远去……

沙英沮丧地向村里走，看到村主任热合曼领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往村委会走去。

村委会里，沙英对热合曼说：“既然是孤儿，那我领养了。为了那几只自留羊的事，你们都已经让我妻离子散了！”

热合曼说：“好吧，女娃我来养，男娃你领走，男娃好养。”

沙英说：“两个我都要。”

热合曼说：“不行！你到马场去放马，能把一个孩子养活就算不错了。”

沙英说：“我阿妈可以帮我带。”

绿茵茵起伏的草原，娜仁花正在毡房前的草地上放羊。唐娅琳跳下马说：“阿妈，我刚才看到沙英大伯和泰米尔了。”

娜仁花叹口气说：“你阿爸已经走了两年了，可沙英现在还记得他的仇哩，见了我理都不理。”

唐娅琳说：“阿爸那时也太‘左’了，为了几只自留羊，弄得人家妻离子散。”

娜仁花说：“那个图娜早就不想跟沙英过了，那时只不过找了个借口罢了。”

唐娅琳说：“阿妈，我爱泰米尔怎么办？”

娜仁花说：“你是为了泰米尔才回到草原上来的？”

唐娅琳说：“为您，也为他。”

娜仁花说：“死了那条心吧，沙英不会同意的。”

唐娅琳说：“我爱的是泰米尔！”

娜仁花说：“那泰米尔虽然是沙英领养的孩子，但比亲生儿子还要孝顺，只要沙英不同意，这事就成不了。”

唐娅琳说：“我不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娜仁花说：“我要告诉你，热合曼的养女阿孜古丽也爱上泰米尔了。”

唐娅琳说：“我爱我的，她爱她的，最后是什么结果，那得由泰米尔来选择。”

娜仁花说：“那你处于下风头了，因为沙英与你阿爸不和。”

唐娅琳说：“阿妈，任何事情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不过这事您得为我保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自己会处理的，爱情是需要努力长期培养的。”

起伏的草原广阔无边，马群在奔腾，发出隆隆的巨响。

沙英说：“泰米尔，我要到村委会去一下。承包草原的事，我绝不向胡雅格退让。”

说完策马朝村委会奔去。

十几年前。

沙英对热依汗说：“阿妈，我想给孩子起名叫泰米尔。”

热依汗对沙英说：“好，但你再去把那个女娃也给我要回来。图娜带着孩子走了，现在有了泰米尔，那女娃再要回来，我们家虽穷，但一样可以人丁兴旺。”热依汗说着倒了碗奶茶给泰米尔喝。

在热合曼家里，热合曼的妻子古丽娅端了碗奶茶和一块馕给小女孩。

热合曼说：“口内闹饥荒，一些饥民就带着家人来咱们草原上寻活路，有个饥民就把两个孩子给了我。这个女孩还有个哥哥呢，在来咱们这儿的路上就被人家领走了。小女孩说，她六岁的哥哥被一个男人领走时，她就哭喊着，她哥哥说让她别忘了爸爸妈妈哥哥的名字，她爸爸叫赵杰，妈妈叫刘萍，哥哥叫铁蛋！”

小女孩流着泪不住地点头。

这时沙英进来，说：“热合曼主任，我阿妈让我把这个女孩也领回家。”

胡雅格领着儿子苏和巴图尔推门闯了进来，说：“这个女孩我领养了！”

沙英说：“你已经有一个儿子了，还嫌不够？热合曼，这女孩还是由我来养。”

热合曼说：“我与古丽娅商量过了，小女孩由我们养，我们把她的名字也起好了，叫阿孜古丽。”

热合曼的妻子古丽娅说：“对！由我们养，你们别掺和。”

胡雅格说：“迷途的羔羊是苍天赐的礼物，这孩子，我们家养了！”

沙英一听就不乐意了，说：“我就知道你来的没安好心。刚才我就跟热合曼主任说了，这孩子我养！”

胡雅格说：“美得你！抢着当好人那也得看你自身的条件，你女人都带着孩子跑了，还想再领养两个孩子？真是自不量力！”

沙英与胡雅格谁也不让谁地相互瞪视着。这边沙英举鞭子，胡雅格也举起了鞭子。

热合曼一声怒喝说：“你们俩见了面就吵架！在犊子面前耍威风啊？像什么样子！”

唐继亮这时领着女儿唐娅琳推门进来说：“怎么啦？”

热合曼说：“他们两人都想领养这个孩子。”

唐继亮忙往两人当中一站说：“都给我住手！我看这事儿还是抓阄来定吧。”

沙英与胡雅格同时说：“咋定？”

唐继亮说：“抓阄！”

热合曼说：“好，就这么定！”

热依汗这时也进了屋子，抱起小女孩坐在炕上。

唐继亮撕下三张白纸。

沙英在纸上分别画了一个“○”和两个“×”。

唐继亮把三个纸团儿扔进碗里。

沙英与胡雅格先抓。

热合曼抓了最后一个。

沙英与胡雅格抓的纸团打开都是“×”。

热合曼打开纸团儿上面是个“○”。

沙英冲着唐继亮喊：“你这个混蛋，老是跟我作对！”

热合曼高兴地说：“啊！真主的旨意！”

几个人回头看，热依汗与小姑娘都不见了。

在夜色中，热依汗抱着小姑娘正往家走。

沙英追上前拉住她说：“阿妈，把小姑娘送回去吧。”

热依汗抱着小姑娘不肯回。

沙英说：“阿妈，我会永远把小姑娘看成我的女儿，您的孙女，但孩子该由热合曼养，抓阄就是这么抓的，我们得讲信誉。”

热合曼也赶了上来，说：“大妈，我把小姑娘的名字都起好了，是我们维吾尔族人的名字，叫阿孜古丽。”

后面跟着跑来的胡雅格问：“啥意思？”

热合曼说：“就是希望花。”

已是春天了，草原上一片嫩绿，早开的鲜花在阳光下怒放。

泰米尔、苏和巴图尔、唐娅琳骑着马朝热合曼家走去。泰米尔还牵着一匹枣红小母马。

三个小孩在离热合曼家不远处都跳下马。

泰米尔喊：“阿孜古丽。”

阿孜古丽答应着从屋里跑出来说：“来啦！”她看看三个小伙伴说，

“啥事啊？”

泰米尔说：“我阿爸知道你已学会骑马了，特地从马场给你挑了匹小母马。你看，多漂亮的马呀！”

阿孜古丽惊喜地问：“给我的？”

泰米尔说：“是呀，这就是你的马了。”

阿孜古丽拍手说：“太好了。”说着，在泰米尔的帮助下熟练地爬上了马背。

唐娅琳疑惑地说：“咦？阿孜古丽，你什么时候学会骑马的？”

阿孜古丽说：“泰米尔哥哥教我的呀。他每天一早就牵着他的马来教我骑马，没几天我就会骑了。我阿爸说，我是维吾尔族的姑娘了，以后维吾尔族姑娘该会的东西我都要学。”

唐娅琳嘟着个嘴似乎有些醋意。

热合曼为唐继亮一家送行。

泰米尔、苏和巴图尔、阿孜古丽也为小朋友唐娅琳送行。

唐娅琳坐在车上依依不舍地向小朋友挥手：“我保证，我们还会回到草原上来的。”

小朋友们也一起挥手。

连绵的群山，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草原，一条河流如蓝色的绸带般蜿蜒在草原之上。河边，散落着一些白色的毡房。

泰米尔、苏和巴图尔、阿孜古丽策马在草原上奔跑着。

泰米尔长大了，他穿着一身哈萨克族的服装，已然是一个壮实英俊的哈萨克族小伙子了。

天山脚下，在万马奔腾的科克兰木大草原上。

泰米尔骑着马在马群中奔跑着。

苏和巴图尔看到泰米尔在套马，也策马奔过去，帮泰米尔赶马。

苏和巴图尔说：“泰米尔，你回来了？”

泰米尔说：“回来了，在大学校园里都快要憋死了，回来就不走了。”

苏和巴图尔说：“你是为阿孜古丽才回来的吧？”

泰米尔说：“我是为了家乡、为了草原才回来的。”

苏和巴图尔说：“那就好，你可不要同我争阿孜古丽。”

泰米尔说：“她答应你了？”

苏和巴图尔说：“她迟早是我的。”

远处，阿孜古丽也策马向马群奔来。

二十岁的阿孜古丽长得异样的美丽，身材匀称，鹅蛋脸，大眼睛，嘴角还有两个酒窝。一身维吾尔族姑娘的装扮，使得她既有汉族人的气质，又有维吾尔族特有的神韵。

泰米尔正紧握着套马杆策马在马群中追逐着一匹白色的骏马。

他套马的姿势显得熟练而潇洒。

奔跑着的白骏马东躲西闪，拼命想躲开泰米尔的套绳，但泰米尔还是把那匹白骏马套住了，白骏马扬起前蹄发出了长长的嘶鸣。

阿孜古丽火急火燎地策马朝正在套马的泰米尔奔来。

阿孜古丽到泰米尔与苏和巴图尔跟前，猛一勒缰绳，马长嘶一声。

阿孜古丽说：“泰米尔、苏和巴图尔，你们的阿爸又吵起来啦。”

草场绿草如茵，一条小河平静地从草场中流过。

沙英和胡雅格正在争吵。

沙英和胡雅格也都已五十岁左右了，但两人的脾气依然像年轻时那样暴躁，嗓门也都大。

沙英用马鞭指着胡雅格说：“胡雅格，这齐纳尔草场就该由我来承包。泰米尔他爷爷，在那年冬天，为了保护公社的羊群不被冻着，可他自己却在暴风雪中活活冻死了。他就埋在了齐纳尔草场的地底下。”

胡雅格说：“你要这么说，那我父亲在协助解放军剿匪的时候就是在齐纳尔草场上受的伤，他的鲜血就洒在了这片草场上。这草场自然就该由我来承包。”

沙英说：“我的父亲牺牲在这儿！”

胡雅格说：“我的父亲在这儿受的伤！”

沙英说：“流点血算什么？！”

胡雅格说：“你父亲为了保护公社的羊群牺牲了，是很了不起，但这不等于就一定得由你来承包齐纳尔草场！”

沙英说：“胡雅格，你太不讲理了！”

胡雅格说：“沙英，是你不讲理还是我不讲理？什么流点血算什么？我爷爷剿匪时受的伤，流的血，比你父亲只是为保护公社的几只羊要强得多！”

沙英被激怒了，气得一鞭子甩向胡雅格说：“你敢贬低我伟大的父亲，我让你尝尝我沙英的鞭子！”

两人都用鞭子抽打着对方。

热合曼骑马赶到，大声道：“都给我住手！”

马场。

泰米尔问阿孜古丽：“又为啥吵？”

阿孜古丽说：“为承包草场的事呗！”

泰米尔把套住的白骏马放开了。

苏和巴图尔说：“泰米尔，你也该劝劝你阿爸，一个烂草场有什么好吵的。”

泰米尔说：“我不能去，阿孜古丽，你阿爸是村长，这事儿得由你阿爸定。”

阿孜古丽说：“泰米尔，就是我阿爸让我来叫你的，说你是咱们村唯一的大学生。”

泰米尔说：“怎么唯一呢？唐娅琳不也回来了吗？”

阿孜古丽说：“那好，我去把娅琳姐姐也叫上，这不就齐了。”

齐纳尔草场。

热合曼夹在沙英和胡雅格中间，严厉地对沙英和胡雅格说：“为了得到齐纳尔草场的承包权，你们准备吵到什么时候？还有完没完了？你们俩能不能姿态高一点，相互都让一让行不行？巴吉尔草场其实也很不错呀！而且紧挨着齐纳尔草场。”

沙英说：“不！我就是要承包齐纳尔草场，这儿有我沙英全部的理想！”

胡雅格说：“齐纳尔草场，有我胡雅格的全部人生。”

沙英说：“我是怎么去的马场，你热合曼还不知道？为了那几只自留羊，你和那个唐继亮把我赶到马场去做苦工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现在羊群都成了自留羊了，我非要把我的羊群养好，让你们这些人看看，我沙英马能放，羊也能放，怎么啦？”

热合曼说：“沙英，你在乡里的马场工作，有自己的一份工资，你姿态高一点行不行？去承包巴吉尔草场吧。”

胡雅格略带嘲讽地道：“把耻辱当光荣。”

沙英气得大声说：“放屁！过去的耻辱，就是现在的光荣！”

热合曼说：“沙英，你去承包巴吉尔草场吧。”

沙英说：“不行，巴吉尔草场太远，离村有二十多公里呢。”

马场。

阿孜古丽说：“泰米尔，苏和巴图尔，你俩儿都去吧，我阿爸都快奔六十岁啦。你们总该去劝劝架吧？”

苏和巴图尔看着美丽的阿孜古丽走神了，泰米尔看出来，说：“那好，苏和巴图尔，快走呀！”

苏和巴图尔闻声才缓过神来，贴着阿孜古丽的耳朵说：“阿孜古丽，我太爱你了！”

阿孜古丽一笑说：“去你的！”然后纵马离开，说：“我去叫娅琳姐。”

泰米尔与苏和巴图尔策马在草原上走着。

苏和巴图尔说：“泰米尔，阿孜古丽是我的，希望你清楚这一点。”

泰米尔说：“你都想要是吗？”

苏和巴图尔说：“什么都想要？”

泰米尔：“齐纳尔草场呀。”

苏和巴图尔：“那是我阿爸想要。”

泰米尔冷冷地哼了一声。

苏和巴图尔说：“怎么了？”

泰米尔说：“没什么！”

齐纳尔草场，小河边。

热合曼说：“沙英、胡雅格，现在全村，只有你们两家没跟村里签承包合同了，多丢人哪！以前你们可都是牧业队上的生产积极分子。你胡雅格的爷爷为剿匪保卫草场流过血，你沙英的父亲，为保护公社的羊群献出了生命。你们现在的表现，怎么向你们的先人交代！”

沙英、胡雅格同时喊：“所以我才要承包齐纳尔草场！”

泰米尔、苏和巴图尔、阿孜古丽、唐娅琳在众人跟前跳下马。

阿孜古丽像圆满完成了任务似的对热合曼说：“阿爸，我把泰米尔、娅琳姐这两个大学生都叫来了。”

苏和巴图尔说：“阿孜古丽，还有我呢。”

阿孜古丽说：“我说的是大学生。”

苏和巴图尔对泰米尔说：“现在为承包齐纳尔草场的事，咱们两家吵得你死我活的，热合曼村长也没办法。我看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泰米尔说：“什么办法？”

苏和巴图尔说：“我是胡雅格的儿子，你是沙英的儿子。我和你比摔跤，谁赢了，这齐纳尔草场就归谁家承包！”

胡雅格看着苏和巴图尔那高大粗壮结实的身材，得意地说：“这办法好！”

唐娅琳说：“这不公平。人的能力有大小，体力也是这样，以强欺弱，要我是沙英大叔，我也不服气。”

泰米尔说：“唐娅琳说得对。苏和巴图尔，我与你比摔跤，不一定就输给你，但以比摔跤输赢的办法来决定谁承包齐纳尔草场，这并不合理。输的一方心里也不一定服气。”

沙英说：“唐娅琳，你在这儿多什么嘴。”

热合曼说：“唐娅琳现在是咱村里的人了，当然也有发言权。”

沙英说：“但你……”

热合曼说：“沙英，以前的那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你还有完没完了？”

唐娅琳说：“以前的事，沙英大叔，那时是我爸做得不对。”

苏和巴图尔说：“泰米尔，怎么样？”

沙英对泰米尔说：“泰米尔，你是我沙英的儿子，你就这么没出息？同苏和巴图尔比摔跤，你要真输了，我也就认了。谁让我沙英的儿子这么没出息呢！”

泰米尔说：“阿爸，我要真输了，您说不定会一辈子恨我，我可不想担这个责任。苏和巴图尔要输了，胡雅格大叔也会生苏和巴图尔的气的。”

胡雅格问苏和巴图尔：“你会输？”

苏和巴图尔自信地说：“不会！”

胡雅格说：“那就比！”

阿孜古丽说：“沙英、胡雅格两位大叔，我觉得用两家儿子比摔跤的办法来决定齐纳尔草场的承包权，这样是有点不合理。”

沙英说：“那你说怎么办？”

泰米尔说：“听热合曼大伯的。他是村长，代表政府，应该由他说了算。村长就应该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话。”

胡雅格说：“那也得讲理。”

沙英说：“对，得以理服人。”

在草场旁一座有着断壁的山上，一个年轻人惊慌失措地沿着山坡的一面拼命奔跑，后面不远处有两个人骑着马在追。

仓皇逃跑的年轻人耳后有一颗红痣，虽然他长得十分英俊，但此时却显出一副如丧家之犬的落魄样。

那年轻人慌不择路地奔上山坡，这才发现山坡的另一面是山崖断壁。回头看两个骑马的人已快奔上山坡，无奈只能沿着山崖边继续奔逃。

骑马人快马加鞭一跃上了山坡，迅速逼近年轻人。年轻人一面狂奔一面惊慌地朝后张望，突然脚下一滑，滚下山坡，跌落在悬崖当中石缝里生出一棵树上。

年轻人跌落山崖时紧闭双眼以为必死无疑，可眼睛一睁开却发现自己被一根断裂的粗树枝吊在半空中，年轻人吓得大叫起来。

两个骑马人翻身下马，从山崖边上往下看。

年轻人哭丧着脸向上喊：“救命！救命呀——”

骑马人甲冷笑一声说：“罗米夏，你也有今天呀！我叫你逃，你逃呀！”

罗米夏带着哭腔说：“我不逃了，求求你们，把我拉上去吧！”

骑马人甲说：“拉你上来你就能还钱吗？”

罗米夏说：“明天我一定还你，我保证！”

骑马人甲说：“去你的吧！上次你也这么说，结果一跑就是半个月！你以为跑了我就逮不着你吗？我告诉你，只要你还待在草原上，翻层地皮我也能把你扒出来！”

骑马人乙说：“跟他啰嗦啥？拉上来捆上，直接送局子里去！”

骑马人甲说：“那不太便宜他了！让他吊这儿，好好长长记性，走！”

骑马人乙说：“他欠的钱咋办？”

骑马人甲对着罗米夏喊：“罗米夏，今天我们先放过你！你三天之内把钱给我送到家里去，不然我废了你！”

罗米夏说：“我一定还，我一定还！快把我拉上去吧。”等了一会儿，罗米夏听上面没动静，抬头只见两个骑马人已经翻身上马准备走人了。

罗米夏又急又慌，忙大喊：“你们别走啊！我欠的钱一定还，快拉我上去吧！”

骑马人甲说：“想上来自个儿想招吧！欠账不还就得受点教训！”两人拨转马头，扬长而去。